

● 武侠精品 ●

雄霸江湖系列之

罗刹双星

柳城阳著

雄霸江湖系列之

罗刹双星

柳城阳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4 · 哈尔滨

内容简介

新婚之夜，飞尸走肉，毛骨悚然，招致武林纷争起。各路豪杰，明争暗斗，惊天动地，为夺俏艳美女。

俏女冷如冰和艳女靳春红，美貌倾城，武功盖世，误食春药，无奈双劫，受人摆布；武林淫妇，垂诞美男，美色撩人，激人春心；死亡之谷，赤裸少女，血肉祭典，惊心动魄；魔窟幽穴，裸女僵尸，技冠群芳……

纯情少年司马瑜，英俊倜傥，惹尽风流。沉溺香风，不辱使命，与群雄乱舞，血战魔宫，喋血冰原；闯毒岛，探死谷，走天涯，入魔窟。刀光剑影，巫山云雨，真是杀机四起，意乱情迷，演绎一场武林豪杰风花雪月的故事。

本书书中即有扣人心弦的武打场面，又有爱意缠绵的男女生活，格调清新，高雅，掩卷令人回味无穷。

目 录

(上集)

- | | |
|----------------------|-------|
| 一、大善人纳宠 | (1) |
| 二、俏罗刹 | (7) |
| 三、寒云下院的秘密 | (15) |
| 四、血战魔宫 | (23) |
| 五、武术真言 | (30) |
| 六、华山卧底 | (36) |
| 七、又是一个罗刹 | (43) |
| 八、危崖喋血 | (49) |
| 九、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 (56) |
| 十、从容却敌谈笑间 | (63) |
| 十一、人到多情最温柔 | (72) |
| 十二、俏艳罗刹惊魂合 | (78) |
| 十三、太湖访凶 | (86) |
| 十四、解语梅能妻、忘忧鹤是子 | (93) |
| 十五、杯酒话往事、联袂访凶人 | (100) |
| 十六、再现离奇人、再闻离奇事 | (108) |
| 十七、轻舟探凶庄、深雪会凶人 | (113) |
| 十八、混元称一笔、双毒来天南 | (120) |

十九、	天下宝座、惟至邪者居之 人间浩劫、赖大英雄焉	(127)
二十、	巧笑倩兮、怎知卿心俱伪 黯然伤感、其奈依情全非	(139)
二十一、	湖底乾坤、假戏竟然真做 舟内机关、静海倏然起波	(143)
二十二、	以迷解迷、冰心何慧 因人遇人、相逢太奇	(158)
二十三、	小语成仇、妾心已许 笑虐解隙、郎情忒坚	(168)
二十四、	青雾紫气、费煞苦心 寒梅劲节、乃见冬心	(179)
二十五、	哀肠一曲、消魂半月	(189)
二十六、	玉臂生寒、花容失色	(207)
二十七、	群魔乱舞	(220)
二十八、	玉碎瓦全	(230)
二十九、	烟消云散	(240)
三十、	古道斜阳	(256)
三十一、	废寺惊魂	(265)
三十二、	魅影幢幢	(277)
三十三、	幽灵之秘	(290)

一 大善人纳宠

陕西长安南面，韦曲与零县之间，有一大镇，名为秦渡。镇离秦岭不远，陕西乡镇，多年荒凉，此镇就因略有商贾，及一二座连云庄院，遂显得气势不同，在陕西省中，知名者颇为不少。

镇西尽头，有一片高大瓦房，前后连绵不下数十栋，围以庄墙，庄门黑漆光亮。配上一付大铜兽环，越发显得气派，庄主阎百万，在六年前率家人迁来，建造庄屋，据说是位告老武将，爱这秦渡镇背山面水，形势颇佳，移居至此。老庄主身躯伟岸，赤红脸膛，虽极少与邻里相见，但极乐善好施，对这秦渡镇附近，无论有何灾厄贫困，均以大批银米赈济，从无吝啬，时间一久，阎大善人之名，不胫而走。

大善人人善天佑，儿女齐全，儿名阎雄，女名净燕，年龄均在二十五六，大善人却已将近六旬，奇怪的是象他们这样富贵人家，竟然男未婚，女未配，连大善人也是老伴早亡，空自盈箱罗绮，如山金银，也解不了老境凄凉，朝夕寂寞，所以庄院虽大，人丁稀少，反而觉得有些不称。

这天阎家庄上锣鼓喧天，悬灯结彩，庄门大开，整桌酒宴随着贺客，就如流水一般的开上开下，原来大善人的儿女们孝思不匮，联合了常住在庄中的大善人的几位盟兄弟，硬给大善人作主，纳了一房新宠，以娱晚景，大善人一再反对，终于拗不过老友及儿女们的好意，也只得袍抽登台，唱一唱

这够一树梨花压海棠的风流好戏。

新姨娘听说才二十岁，长得极俊，是大善人好友卫三山，特自外省为大善人聘来的，大善人富甲一乡，善行又著，家有这等喜事，邻里镇人，哪有个不附会，整个秦渡镇，都充满了一片喜气，街头巷尾，老少妇孺，口边无不以大善人为题，而对大善人的福德，亦莫不啧啧赞赏。不但本镇，连陕西豫鄂等省，也来了不少贺客，大善人虽然听说做过参将，但除了精神极其旺盛以外，却从来没有见他露过一点武功，但他这些远来宾客，却雄赳赳，气昂昂，一望而知，都是江湖豪客，武林健者。

因为这天才是初四，所以时虽入夜，长空也只微露着嫦娥仙子的半痕指爪，但阎家庄内却被这四围夜色一视，越发显得华灯如海，喜气冲天。

这时嘉喜方成，新姨娘已进入洞房休息，大善人却陪着三个远自豫中赶来的好友，在密室闲谈，突然一名家人走入密室，垂手报道：启禀庄主，庄门外来了一个又贫又瘦又矮的老头，满口四川音，带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说是和庄主昔日旧识，一定要庄主和什么伏牛三魔，亲自出迎，才肯进庄呢？

大善人还未答话，座中一个手圈两粒铁胆的矮胖老者已自问道：你说那老头干枯瘦小，满口川音，可是左右两眉末端，均有长毫，两眼开瞤之间，有如闪电的么？

家人答道：那老头眉手到是很长，但他说话时眼睛就没有看过人，不晓得是不是很亮！

大善人也皱眉说道：长眉笑煞二十年来，未履尘寰，听说早已物化，难道真个是他？但与他素无过节，三位兄长可与相识么？

矮胖老者答道：我兄弟与这老儿，也只当年嵩山大撞见过一面，此老极为古怪难惹，先师对其也颇敬而远之，偏在阎兄大喜之日到来，必有所为，不管真假，早迎为妙。说罢四人整衣出迎，才到庄门，便见一株合抱大树，齐腰折断，一个鹑衣白结的矮瘦老头，正在与家丁争吵，一眼看见四人，一手拉着一个长身玉立的少年，足下拖着一双破鞋，晃眼之间，便由一数丈外，到了面前，指着四人道：我老头子二十多年没见你们这般玩意，今天带着我这徒儿，从秦渡镇路过，看见这大一片庄院，喜气洋洋之中，却隐现有血光之灾，刚想进来蒙顿吃喝，看看能不能凭我老头子两手鬼尽桃符，来替主人消灾弥祸，不想一打听竟是小阎的别府，而且又是他藏娇吉日，更要进来看一看是什么恶煞凶星，竟敢到这太岁头上动土，不想你家这般奴才，狗眼看人低，瞧我老头子穿得破烂，竟然不肯通报，惹得我老头子生气，想打人吧，又怕他们骨软筋酥，禁受不起，这才把树打了一下出气，不想你这庄院，风水太坏，连树都没长好，轻轻一拍，就成两截，我老头子可没钱赔，这样好了，我这徒儿说小阎还欠他点旧债，少时我老头子叫他少算几分利钱便是了。

随大善人出迎的三人，连大善人在内，都是当今武林高手，虽然觉得这长眉笑煞，似比二十多年前不但一丝未老，反而显得更精神，有点不对之外，但行家到眼便知，那株合抱大树，分明是老头用金刚大力手法，硬给震断，再加上在数丈外，不纵不跃，身形不见晃动，挪步即到面前的那手绝顶轻功，‘移形换影’当世能有几人具此功力，那里还有半点疑惑，知道此老生性怪癖，越是对你讽刺怒骂，越是无妨，说不定倒有什么帮助呢！

三位武林高手道：现在正是大善人的良辰吉日，你在罗

嗦什么？长眉笑煞一撇道：你们这三个小魔，心里莫要不服，当初铁牛鼻子那个死鬼老道，见了我老头子，还不是一样规规矩矩，我刚才就告诉过你们，我老头子最善观气色，追魂太岁小阎飞，今天太岁伤头，非搞得家破人亡不可，在场之人，一不小心，全有杀身之祸，你们那死鬼师父，当年总算与我有识。这才招呼你们坐在一起，好藉我老头子这点福德灵光，庇让庇让你们，怎么还不知好歹呢？话刚至此，后堂隐隐传来大善人一声凄厉怒吼，在座宾客的酒意，顿时都被惊醒了一半，正在停杯注视，屏风后飞也似的抢出一人，神色仓惶，满身血迹，正是那位雍容华贵，白头犹似小登科的阎大善人，众友好不禁哗然，一拥齐上，争问究竟，大善人喘息稍定，说出一番话来：

原来大善人自前厅告别，步向新房，心中简直得意已极，新姨娘美得出奇的如花似玉娇容，不时在眼前浮现，老来居然还有这番风流艳福，这不可不得感激自己的老盟弟，风雷剑卫三山了。转过厅角，就是新房，大善人年高德重，贺喜的人虽然不少，到新房里来戏闹的，却一人也无，与前厅这种热闹喧哗相比，这里显得静悄已极，正好蜜意轻怜，恣情受用。

大善人走进新房，只见华烛高烧，锦账低垂，新姨娘已然上床安睡，不由微微会心一笑，转身闩上房门，手持烛台，走到床前，微挑锦账，想先赏鉴一番心头爱宠的梦里娇容，然后再作襄王神女之会。锦账一起，大善人不觉一怔，新姨娘入睡锦衾之内，可是那一幅罩脸红罗，犹未取下，仍然盖在头上，大善人暗暗好笑，心想木已成舟，霎时间，锦帐春浓，如鱼得水。还害的是什么羞呢？遂将烛台交与左手，右手拈住罗巾，轻轻掀起，一丝微笑，刚自嘴角浮起，突然又往下

一沉，双睛暴瞪，那一丝微笑，立时化作万丈怒火，还夹着些酸酸醋意。

原来红巾之下，那里是什么新姨娘沉鱼落雁的绝代娇容，却变成了鹰鼻鹞眼，巨口阔腮，这付尊容，对大善人却比新姨娘还要熟悉，正是他们阎门后代，大善人的独子阎雄。老子纳宠儿子却跑到新床上来睡觉，是可忍，孰不可忍，大善人怒火填膺，不曾细察，对那荒唐悖逆的阎雄脸上，伸手就是一掌。说也奇怪，那阎雄的脑袋，长得未免太不结实，大善人一掌掴去，竟然应掌离身，咕噜噜地滚向床里。这一来，大善人顿如万丈楼船失足，惊奇，悲痛，愤怒，均已达到极点，伸手猛揭锦衾，可是呈现在眼下的，却又不是他那宝贝儿子的壮硕尸身，却是一身吉服的新姨娘，只少了颗百媚千娇的蛾眉螭首。

大善人惊诧得正要出声，突然身后的窗门，呀的一声，自动坑启，大善人回头一望，只见从窗底之下，慢慢地伸起一张人面，却是他女儿阎燕，大善人方待喝问，只听得惊人魂魄的一声冷笑，那阎燕的人头，竟自凌空相对毫无凭藉地冉冉飞来。

大善人本名阎飞，外号人称追魂太岁，十五年前，横行秦陇豫鄂，杀人如麻，两手血腥极重，但此刻也被这新房之中的种种怪异，弄得毫发皆竖，毛骨悚然，那里还敢再留，慌忙拔出门闩，方待纵出，屋檐之上，又是一条黑影，迎头盖下，大善人怒吼一声，两掌运足功力，往外一翻，把那黑影震落，斜眼一瞥，衣着等物，已太熟悉，不用细看，已知是自己儿子阎雄的无头尸体。大善人身形起处，两个起落，已然抢到大厅之内，众宾朋往上一围，三嘴两舌的抢问就里，大善人一面叙述，一面心痛儿女及新姨娘，不禁老泪纷纷，霎

时间这大厅上，由一片喜气洋洋，化成满室秋云惨雾。

大善人新人子女，齐遭惨杀，心头那肯干休，越想这长眉笑煞，来得太已凑巧，况且还说他那徒儿，要向自己索还旧债，甚是可疑，可是他师徒自进庄门，由自己与伏牛三杰出迎，陪同入座，此刻仍与伏牛三杰同席，足见半步也未走开，自己又素来不信神鬼，这种种怪异，简直无法解释。大善人毕竟枭雄心性，用衣袖将泪痕一拭，尽欲悲容向座中老头，抱拳惨笑道：

“阎飞家门不幸，鬼怪弄人，一入暮年未免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点小事，竟自排遣不开，到叫萧老前辈见笑，老前辈武功盖世，不想道妙亦自通玄，自到敝庄，即屡透玄机，暗示劫数将到，无奈阎飞蠢牛木马，懵懂糊涂，以致落得家败人亡，根苗断绝，大丈夫妻财子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阎飞到还拿得起，放得下，只是阎飞在十年以前闯荡江湖之时，剑雨刀林，虽难免不开罪朋友，但这十年来，业已销声匿迹，自迁来此地，更是与人无忤，与世无争，放下屠刀，阎飞并未作立地成佛之想，只是杜门思过，忏悔忏悔年青气壮之时，那些过份之事，课子教女，遣此余生，不想仍有江湖朋友，放不过在下，装神弄鬼，暗箭伤人，简直卑鄙已极，萧老前辈，望重武林，一言九鼎，今日何幸？又为我阎飞座上嘉宾，目睹我一家如此惨状，可有何教我么？

老头闻言，两道长眉，往上一扬，一声哈哈，犹未出口，突自大厅门外，传来哼的一声冷笑，那声音冷峭得不似出自人口，就宛如寒冰地狱刮过来一阵透骨阴风，满堂群雄，连中座老头和少年，以及伏牛三杰，全都回头注视，只见大厅堂门俏生生的站着一个白衣少女！

二 俏罗刹

这时这若大的厅堂之上，寂静得鸦雀无声，济济群雄，被大善人刚才一番充满鬼气的叙述，心里都暗有一种森森之感，又恰好一阵寒风，吹得灯烛摇摇，更增加了这场面的神秘感，那少女从头至脚，一缟如雪，连头上束发，都用的是素色丝巾，把这满堂的人，视若无睹，姗姗地走到这大厅之中，目光电射，全堂一扫。

大家都觉得这少女，美到了极处，艳到了极处，但也冷峭到了极处，柳眉带煞，凤眼笼威，两道眼神，亮如电，冷如冰，锐如刀，简直不敢和她目光相对，但大家又有一个共同感觉，好生面善。再看大善人时，却混身抖颤，面带惊惶的，向那少女问道：你……不是死在新房之内了！你……到底是人？是鬼？

那少女用一种冷峻得不带一点感情的声音，答道：我不是人，也不是鬼，片刻前是你的新姨娘，现在却变成了你的追魂太岁，要来追你这追魂太岁的一家之魂，新床上的无头尸体，是你的女儿，新房外的无头尸体，是你的儿子，就剩你这颗头，还不替我搬下来，要等我费事么？

大善人闯飞闯荡绿林之时，杀人向不眨眼，心辣手狠已极，所以才得这追魂太岁之号，此刻面对大仇，虽目蕴凶光，未见一点动静。

可是他那死党，也是结盟兄弟的风雷剑卫三山，却已沉

不住气，排众而出，戟指少女叱道：你这贱婢，在蓝田贫途落魄，卫二太爷因你尚有几分姿色，动了恻隐之心，将你带来此地，献与我阎大哥，娱他晚景，你也吃着不尽，不想我卫三山，终朝打雁，反被雁儿啄眼，为我好友惹下这场大祸，我阎大哥究竟与你何冤何仇？及你这贱婢真实姓名来历，还不实说出来，再凭手下功夫，一决生死么？

少女冷然道：卫三山，十五年前，陕南龙驹寨内，大侠冷秋云一家七口，血债深仇，就是你与阎飞两个狗贼所为，天道好还，因果不爽，我正在到处搜寻你们不着，却被你这老贼带上门来，当年所为，扪心自问，难道你还想活？亮你的风雷剑纳命吧！

卫三山一听少女提起十五年前龙驹寨内之事，心头猛的一震，他这时与少女相距近只数步，一声不响，一个虎扑式，双撞掌，照少女当胸便打，满以少女骤不及避，一招便可毙命，那知他双掌才出，对面已杳无人影，心方一怔，脑后又传来那冰山似的声音道：亮风雷剑！

卫三山功力亦自不凡，耳听语音就在身后，蓦地侧头左视，身形好似向左盘旋，右手却用反掌阴把，打出一记劈空掌力，掌风过处，把左近的一席喜筵，打得桌散盘飞，但那冰山似的声音，仍然在脑后发出，并且更加深沉的道：叫你亮风雷剑！

卫三山觉得简直如遇鬼怪，自己两次发招，不要说是对方衣角，连人影全未看见，可见空手相敌，实在差得太远，遂伸手肩头，自己那双寝食不离，仗以成名的，斩金断铁罕见宝刃“风雷剑”，呛啷出鞘，一道蓝洋洋的光华闪处，余音环绕，果然犹如龙吟虎啸，并还隐隐挟有风雷之声。

卫三山横剑当胸，左手剑诀一领，向白衣少女沉声喝道：

丫头，亮兵刃受死！

白衣少女微微一晒，瞟目四视，瞥见那旁桌上，尚有一般象徵多子多孙，早生贵子的饺子，未曾吃完，剩有数个，突然似有感触，秀目之中，隐蕴泪珠，并微微出神，往事如烟，在脑际一闪而过，不由斜视卫三山；陡地银牙微咬，目现神光，缓步而前伸左手三指，撮了一个饺子，转面对卫三山道：老贼听着，十五年前，你先用这水饺下毒，害死我父母，然后仗你风雷剑和阎飞老贼的一对紫金钩，屠杀我兄嫂满门，如今报应临头，我就用这只水饺，向你索还当年血债便了。此话一出，慢说把个洋洋巨人卫三山，气得浑身发抖，连那随长眉笑煞前来的英俊少年，也在暗扯老头衣袖，低声道：师父，那卫三山掌中风雷剑，似非凡物，这少女要用一只水饺伤敌，委实太已托大，弟子不知怎的，颇喜此女，少时若有危机，师父不要拦我出手相助。

老头把眼一瞪，低声骂道：你这蠢材，这少女身法武功，太已奇特，仿佛见过，此时我还想他不起，如我老眼不花，卫三山一只风雷剑，三招之内，准要脱手，那里用到你来相助，乖乖的坐在一旁，看热闹吧！

少年闻言，噤嘴坐在一旁，心中总是不服，暗想这少女适才两次由卫三山头上纵过，轻功确似甚高，但卫三山亦是成名老贼，风雷剑法，驰誉关中，三招之内，要使他兵刃脱手，就是师父也未必能办得到，这白衣少女，看来顶多比自己大不上两岁，怎么样也练不到这种地步，师父偏又如此说法，不知何意，不觉有些气闷，伸手撕了一条鸡腿，再看对方，变化已生。

风雷剑卫三山，今年五十四岁，闯荡江湖近四十年，一生中，不知会过多少英雄，只在十年前，遭受一次严重挫折，

这才随阎飞归隐秦渡，其实每年总还要远去豫鄂等地，做上两次没本钱的买卖，阴刁狂傲，向不服人，连阎飞与伏牛三杰，对长眉笑煞，恭敬接待，看着都有些不忿不服，这白衣少女，他先本未看在眼里，适才因为她提出当年豫南龙驹寨，大侠冷秋云之事，此事自己与阎飞二人，忘恩负义，内咎于心，怕少女将此事当众说明，太已难堪，这才冷不防地出招暗算，想把少女立毙掌下，以绝活口，不想少女身法诡异，两度轻功，盛气已馀，且喜少女并未将当年鬼事，当众抖露，风雷剑出鞘后，心胆又壮，自付以四十年精研的风雷剑法，再加上吹毛立断的宝刃威力，搏杀娟娟此豸。当在十招之内，谁知对方把自己这口风雷宝剑，简直看成烂铜废铁，拿起一个吃剩的饺子，竟对自己口发狂言，老贼素性阴沉，暗挫满口钢牙想道：你这女娃，真正该死，慢说是你，就是那长眉笑煞萧奇，对我这口风雷宝刀，也不敢空手相接，这真叫阎王注定三更死，决不留人到五更，鬼使神差，天让我卫三山除此心头隐患，心念刚罢，对白衣少女狞笑一声，左手二指，握住剑尖，往回一搬，果然宝刀不凡，剑尖竟被搬到与剑柄相接，卫三山左手猛地一松，铮然一阵龙吟，宝剑还原剑尖上蓝莹莹的光华，上下颤动，就在剑鸣未已，光华摇颤之中，卫三山长臂一展，风雷剑“金针度厄”，已如电光石火，点向白衣少女眉间。

但等白衣少女稍一闪避，立即进步沉剑，点咽喉，挂两胁，然后翻身剑化风雷剑法中绝招“平地风雷”，人起半空，剑光笼住对方身势，就这起手三招，大概即可了帐。

那知眼看风雷剑蓝光，点到少女眉睫，人还未躲，只是玉臂轻抬，似欲架剑，卫三山不觉暗笑，这女娃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饶你金钟罩及铁布衫，练到了十二成，甚至练成

混元气，遇上这口风雷剑，等于白给，螳臂当车，岂非已经胜定，得意已极，风雷剑顺势下沉，她那只皓腕，必然应剑而落。

那知大谬大然，卫三山顿腕沉剑，那剑竟如在半空生根一般，丝毫不动，卫三山不由大惊，再看那少女时，只见她用右手拇食二指，捏住自己的风雷剑脊，两道冷雷似的目光，正朝自己注视，樱唇微启，说了声：“撒手”。

二指套剑，卫三山休说看见，连闻也未闻，这风雷剑对他何殊生命，如何肯舍，吐气开声，功贯右臂，嘿的一声，向后抽剑，那少女却原式不动，依旧右手二指钳剑，秀眉微竖，杀气已生。卫三山尽力一抽，剑未撒动，已知无望，老贼太已刁恶，故作二次套剑，再一用力，猛地改后为前，舍剑松手一推，人却借这一推之势，凌空倒纵出三四丈，便想舍却阎飞不顾，独自逃命。

白衣少女真不防老贼无端至此，连这珍逾性命的风雷剑全都肯舍去逃走，被卫三山一夺一推，右足不禁往后倒退一步，不由大怒，方待下手，卫三山业已舍剑纵出，少女冷笑一声，左掌微扬，一道白光，电闪而出。

卫三山倒纵而出，身在半空，白光已到，连何物均未看清，便吃打中面门，栽倒在地，一动不动。原来那道白光，正是那只吃剩下来的水饺，但自少女手中发出，却不殊一枚钢弹，此刻业已深嵌卫三山两眉之间，连脑袋全被打出。众人一见这白衣少女，内功竟已达到飞花摘叶，均可伤人的地步，一个个都不禁噤若寒蝉，口呆目瞪。

那大善人深知盟弟卫三山一身轻功，也不过稍逊自己一筹，但那只风雷剑，削铁如泥，威力却在己紫金钩之上，不料与这白衣少女动手，竟连招架之力全无，早就定下了第三

十六计，逃生之计，这时乘卫三山中校身亡，众人一乱，猛的跺脚飞身，往后堂便窜。少女眼观四路，耳听八方，闻动静，早已注意，见他纵身往后，轻叱一声：无端老贼，你还想走么？手中风雷剑，向上轻抛，凌空掉转，剑柄向内，剑尖向外，玉掌轻推剑柄，飏地一声，一道蓝光，直朝阎大善人飞去。

大善人，脚未着地，风雷剑已到脑后，眼看就要溅血横尸，忽地从斜刺里飞来一根鸡骨，手劲倒也奇大，在这千钧一发之时，当的一声，正好打在风雷剑剑尖之上，硬把风雷剑往左击偏二寸，“哧”地一声，剑锋过处，大善人左耳应剑而落，好个大善人，连头都不回，落地之后，一个转折，便自逃入厅后。

白衣少女眼见大善人逃脱，连追都不追，缓步拾起风雷剑，霍地转身面对中座老头，发话道：晚辈前夜已曾飞叶传书，相告与老贼阎飞，有似海深仇待报，望老前辈勿加参预，不想依然出手，晚辈稟承先师遗命，不管任何巨恶神奸，深仇大怨；一击不中，除非日后再度相逢；此次便须放过，如今老前辈以一根鸡骨，使晚辈十五年茹苦含辛，顿成虚望，请教如何交待呢？

说罢双目神光电射，柳眉微剔，一张宜喜宜嗔的脸庞儿上，顿时笼罩了无穷杀气。

老头自白衣少女与卫三山动手，二指夺剑，一饮伤人，武功高得出奇，着实觉得这种手法太已熟悉，但无论如何，想他不起，正在沉思，少年鸡骨已出手，拦阻不及，知道已闯大祸，方自戒备，少女已然转面发话。

少女说到稟承师命，对任何敌人，一击不中，便须暂时放过之时，老头恍然大悟，少女来历，已然想出，知道一个